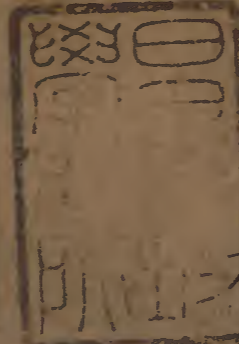


唐文粹 二十八之九



表奏書疏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七八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三七八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總集

十二 共三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6
冊數	36 (12)
函號	362 4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奏議

奏議

粹卷第二十八

奏議疏 摠一十三

吳

興姚重鉉入

位

請則天皇位

復位於皇太子

疏 蘇安恒

去濫

請減去濫

封邑疏 論職

官多濫疏

請議舉

才疏 條奏

貢舉疏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諫除濫刑疏

論刑

法多濫疏

請不改及逆緣坐刑名疏

彈李義府疏

彈義成

軍節度使李聽疏

請誅程元振疏

蘇安恒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

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
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今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
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
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
倦而不能復于明辟使忠言莫進姦
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與念亦何能
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
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
飛踐極軟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
后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
下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官昔在
當今太子追迴年
恩臣聞京邑翼
子之神器何以
易俗焉惟陛下思
命以謁大帝墳陵
臣愚以為天意人
物極則反器滿則
謂也陛下不如高
樂府以歌之斯亦
臣也畏死不言非
乘之國哉故曰苟
詳臣愚見陛下若
以臣為不忠則斬

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
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
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
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
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
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
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
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
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今
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
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
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
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
以臣為不忠則斬

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章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禹之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空不支供何以取給臣

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得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莫蘇息

論職官多濫疏

同前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生也故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
 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
 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
 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
 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
 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
 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
 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
 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
 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
 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
 有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
 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嚴爵待士唯有才者
 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
 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
 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遠退若
 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
 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
 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
 子產受國人之謗惠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
 讒求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
 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
 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

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
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
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
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
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
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
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
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
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
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
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
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
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擴輕浮昔龔缺
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
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
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
雖雜從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
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
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為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
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
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
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
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按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
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
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

俗改勵政化一大行場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
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
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
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
於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
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日心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纒
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山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
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其何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
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曰及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
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
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也一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
之讓黃門已一貢無秦嘉耿耿一辭縱不能搢已推賢亦
不肯待於三人豈與夫白駒一皎不雜風塵東帛一

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取一介之士羞自按而
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一故選司補署諠然於
禮闈州貢賓一紛諍於階闥謗議一雜合浸以成風夫競
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而一貪賄之累自非上智
焉能不移在一公中人理由習俗一重謹厚之士則懷祿
者必崇德一已若開趨競之門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
附會附會則一日姓羅其弊索已一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
之漸靡不由一茲今訪鄉問之談一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
虧禮則罪挂一刑章或冒籍以偷一貢或邀勳而竊級假其
不義之賄則一是無犯鄉問豈得一此郭有道之銓量茅容
望重裴逸人一之賞拔夏少名高語一其優劣也祇如才應
經邦之流唯一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一利祇驗譽詠若其文
擅清竒便充一甲第藻思微減旋即一告歸以此收人恐乖

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
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
馬必居孫繼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
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
雖勇資諸葛之指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
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
免主之効關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
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
設高祖迫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
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
飾辭鋒曹祖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
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
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

忠謹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
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
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實其言而多其行拙於
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
挺秀有効技之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
辟賊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三承上命而
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
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
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
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
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
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
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

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
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
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為謙之士仍請寬立年
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
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
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
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拒欺罔
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揚綰

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
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
伐虛心則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
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寔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

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主亘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
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比日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
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可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
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一朝劉思立為考功負外郎又
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寔而成俗幼能
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
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
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
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
以向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
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
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
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

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喁喁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躰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有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躰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

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真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躰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堂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

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
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閔睢之義曰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
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
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
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
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
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也漸矣漸者
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
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趨馳
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洽海而望吞
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是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
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
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
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
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
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
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
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
遠秦坑儒亡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
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
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

百豈非學行弱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
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
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
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
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敢
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
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
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闓
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
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
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
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
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十二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

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下
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
秩選通儒碩士間居其職十道
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
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
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
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
臣按周禮均工樂官不得廝於
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
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
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
議大戮彞倫有國有家者以為

近侍疏 李綱

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
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
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
宗為駒為開府既招物
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

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月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宮瓦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表不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業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口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令具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

戈向戰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治也謀帝圖高皇帝念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四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古向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奴以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而謀即畧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何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信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鈞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無以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

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
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石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
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
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
聲極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
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
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
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
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頭姦險之鋒芒塞羅織
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
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

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
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
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
尚使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
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真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
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
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
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誣恣行
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
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
定刑則謂汚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
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鞠得情是其實犯雖
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

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効
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
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通其冤酷口莫能
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
知弄法舞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
興立勅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
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勅
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
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
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
誠由在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
則向時之冤其數甚衆皆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
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

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
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
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
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
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
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
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
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
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
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
叅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

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
信越菹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疑
胎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
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
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
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
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
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
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
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
獨藉由聖旨昔唐堯至聖王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

於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
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嗚
下繼聖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
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
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
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
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
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
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
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排見寵後交劉洎
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達不
能盡忠端節對駁王休策蹇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
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治容之好原有

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
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
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
鷂竝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
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
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
其承籍委以統戎俾代衆兼兩藩節制之權異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
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戮亂衆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

不守燒劫無遺望機口一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
憚包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
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
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錫節制易定苦戰而兵力不
支表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
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
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
下猶視含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
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
必死正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
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

戰鬪輕走易北獨有大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
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關館穀向有三載餘地數逾
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陛下効一戰各
携卒伍剽劫閭閻汗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
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
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
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
迴慮至使北指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
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
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
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
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
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
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
皆叛陛下以為虛耶實耶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言
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陛下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
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授藥若不當病
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
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踈遠賢良委
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
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
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
使朝臣百僚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天下
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百寮將相率
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
詔云若天下勳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

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有關則帝王大器敢妨
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
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
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徧親與朝廷商量事若
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
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遠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
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文粹卷第二十八

文粹卷第二十九

表奏書疏已

總七首

奏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赦宥

吳興姚鉉纂

府庫

請許臺少司長官舉薦屬吏狀

內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水菓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論徽號狀第二首

陸贄

下

同

右翼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
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
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土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
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

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惣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運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佞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取其君不如堯舜臣亦取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言

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
 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一不失舊用於平
 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臣復拜常之危者
 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
 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吐庶不達於
 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吳穹不假以悔倘之期而患難
 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加矜情志多壅乃
 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八六師出次於
 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任理罕有若此之
 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兒滔天僭帝
 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一貫繁不可悉數
 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不獲賞困窮者
 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
 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勳人以言所感已矣
 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剪剔
 以為犧牲占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小宜侵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
 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一招延不可以
 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堦不可不洞開襟抱洗
 刷疵垢不可不盪去厥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
 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
 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
 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文至精止
 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或事未諭故
 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二者符同不相越踰本

言所感已矣
 野躬自剪剔
 侵體良以誠
 音亦類於是
 招延不可以
 洞開襟抱洗
 一變若披重
 者乎應須改
 虞竊以知過
 文至精止
 聖人感人心而
 事或事未諭故
 不相越踰本

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舜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爭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日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多謬當大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

之急在於得人而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循聲華則趨競弥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同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一月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

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
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
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
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
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
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
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
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
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
部注擬選人奏署借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循
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
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

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
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
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
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
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
咸熙固亦難矣臣竇驚願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
惟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量不征啓至公之門令職
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
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
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
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
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

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
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
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褻升亟失
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遠觀
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
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即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
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
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
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
為崇任輔弼博採與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
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
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
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

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怨于
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
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
孰敢當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
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
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
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
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
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
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
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
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搆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

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
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
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
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
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
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
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
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
險詖傾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
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
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
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
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

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
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
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
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
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
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
理之善經何必昏此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
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
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
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
能徧諳諸士滿閣群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
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別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
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

夫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特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東察屬所求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其實當暗諺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

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邀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

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
職業不舉則品格濶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
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
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麓塞源浚流未見其
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
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仕
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
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
不傷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
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
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
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
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雖啓詳延之

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
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
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
得人陛下慎秉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
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
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
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
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
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
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
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
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

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一至于使無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會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非庶之心者匹夫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為公負散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帶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而

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
之事復見於世矣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屬憂
危之運宜增激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觀
右廊之下榜列一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
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
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
忘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
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
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吐俗昏鄙識昧高卑不
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諸
外杆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
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

貨矜功其患
恬然能無怨
豈其殷鑑歟
亦將慮有構
公共為心者
叛之故燕昭
其惡莠為
齊宣之固
察茲理洒濯
用刑然則宣
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下
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
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
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谷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
眾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
效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沸而
天下稱其賢駿紂作玉杯百代傳
周文之圖百里時患其尚小
與專利異也辨
一有衆人或
不率於是
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

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
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
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為
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未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
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
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
重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後納貢
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思用六職一無上供推
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以成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之也北燕悅陛下改道之誠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德緝
禁網乘輿有舊儀邇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
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六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
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悵小失多廉賈不處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天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
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六表頭內人等狀

古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
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
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
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
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梅

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北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役疲瘵之時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有願聞德声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梅楸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宮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又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宴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

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且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市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_以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連_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予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節服器繕_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中擲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襲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急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撓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急之且生也齊桓將圖

霸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善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今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訟路

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
勸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
令典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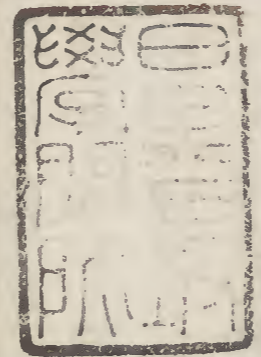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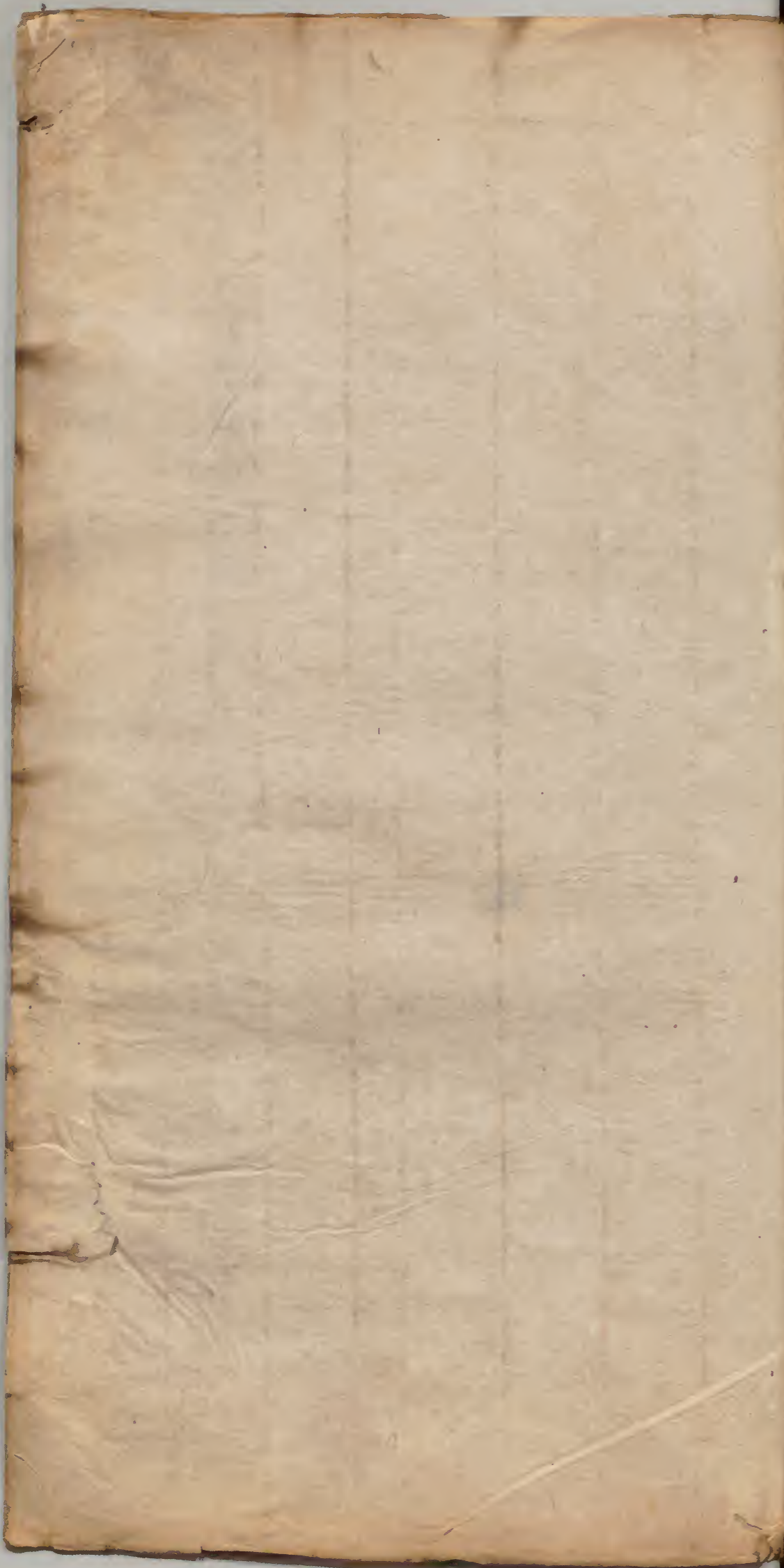
第三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
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
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
賔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
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
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
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賚焉職官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猶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
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
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
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
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
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齊
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
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
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
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

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盤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本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復之優唯假空名以籠

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不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當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閔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比百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一而濫施人無籍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為必欲使之慚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為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The rightmost column appears to be a title or a section header, followed by several columns of main text.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staining and wear, particularly a large dark smudge nea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